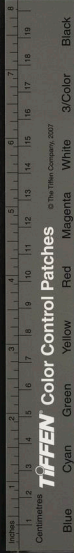


論讀孟數篇終夜書大字近所未有禍與妓改成並  
轡馳至宋安家禍畋於壺串賜密直潘福海馬命宦  
豎奪路人馬載妓後以為常禍畋於壺串賜宦者二  
十餘人馬各一匹道過乳牛所見賣牛瘦弱憐之命  
膳夫勿進牛酪禍率妓十餘遊畋至海豐郡乃還憲  
府上疏曰判事孫用珍奉使 大明天朝疑我國事  
鞠之用珍為國忘身至死不服忠義可賞請贈爵賜  
謚官其子孫以示後人從之禍出遊市井暮還花園  
與群妓內豎歌吹戲簪盛水於筒注妓服如浴群妓  
皆笑一妓不笑槌之禍起樓於壺串作樓舩極其侈  
大名曰奉天船以淑妃生日放囚禍率群妓畋南郊  
還花園夜為水火戲失火延藝屋簷禍脫衣濡水滅  
之六月禍率群妓並轡遊畋東郊及暮還歌吹喧咽  
馬上自舞以寵妓改成屢李仁任林堅味給米仁任  
與米豆各五石堅味與米豆各十石丙申太白經天  
戊戌太白晝見禍畋於壺串夜還花園為處容戲司  
僕副正邊伐介白禍曰日奪路人馬載妓人皆怨之  
請取諸島牧馬以供遊畋禍然之遣伐介取島馬三  
十餘匹禍如李仁任第欲與仁任妻朴氏往多也姑  
別墅朴氏辭以無馬禍奪路人馬遂與俱往率群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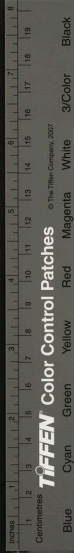


縱淫樂仁任又與改成毅二十斛衆妓內豎各二斛  
遣密直安垺密直副使張方平如京師賀

聖節左司議大夫李至等上疏諫遊畋禍使知申事  
廉廷秀釋其文義遽大怒曰時方危亂此輩不欲吾  
習馬不忠孰甚當痛懲之心絕言者宰相相視無一  
言後禍悉書諫官名以藏曰此輩可使防倭由是諫  
官多謝病禍率妓至歸法寺川同浴夜還至前開城  
尹吳忠佐第忠佐妻本丹陽大君瑁家婢没入義順  
庫有女三人忠佐規免賤役私事官寺納其中女自  
是屢至其家倭寇窺津鎮鱗島海道萬戶鄭龍追擊

之獲三人遼東遣采麟來推還元季流民李朵里不  
歹等四十七人禍如壺串賜新樓監役官李希椿等  
五人馬各一匹倭寇平海府江陵道都體察使睦子  
安擊却之斬且級壬申太白經天海道萬戶鄭龍尹  
之哲等領戰艦入海道搜捕倭賊乙亥太白晝見二  
日禍宿壺串新樓禍率妓如東江乘奉天舩張水戲  
後以為常戊寅地震聲如陣馬之奔墻屋頽圯人皆  
出避松嶽西嶺石崩禍曰此地震無乃天欲陷遼東  
耶

帝放還全度一行人前典工搃郎宣之哲等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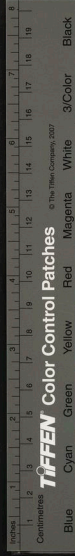


人禍賜笠及布其死不返者令所在官給其妻孥穀  
已邠地震三日禍率妓如壺串四日不返宦者鄭鸞  
鳳詣壺串白禍曰殿下不恤國事甚非為君之道且  
都堂未得取旨事多壅滯請還視事禍乃還尋又如  
壺串八月以子昌生辰宥二罪以下以同知密直崔  
元止為西北面都安撫使禍如多也岵李仁任別墅  
倭寇端州禍召廣興倉官語曰聞密城稅米多耗欠  
可徵本官勿徵其押吏改成本密城妓押吏托以請  
之全羅海道元帥陳元瑞捕倭二十餘人九月譯者  
郭海龍還自

京師言

帝遣詔書使國子監學錄張溥行人段祐謚冊使國  
子監典簿周倬行人維英來禍喜賜海龍銀帶一腰  
廐馬一匹以我

太祖為東北面都元帥知密直洪徵為副元帥張溥  
段祐等來賜詔曰自有元之失御兵爭華夏者列若  
星陳至於擅土宇異聲教豈殊乎瓜分虛黔黎專生  
殺不外乎五胡若此者將及二紀治在人思眷從天  
至朕本寒微君位中原撫諸夷於八極相安於彼此  
他無肆侮於邊陲未嘗妄興九伐之師涉水陸之艱  
以忠吾民爾高麗天造東夷地設險遠朕意不司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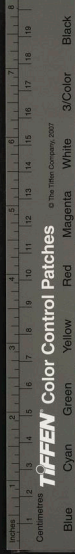


生覺隙使各安生何數請隸而永堅况群臣諫納是  
以一視同仁不分化外今允虔誠命承前爵儀從本  
俗法守舊章嗚呼盡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鑑既  
從朕命勿萌釁隙以遂生周倬維英等來冊禍為國  
王制曰爾高麗地有三韓生齒且庶國祖朝鮮其來  
遐矣典章文物豈同諸夷今者臣服來賓願遵聲教  
奏襲如前然繼世之道列聖相承薄海內外凡諸有  
衆德被無疵古先哲王所有嘉尚由是茅土奠安襲  
封累世爾王禍自國王王顓逝後幼守基邦今幾年  
矣爾方束髮智可臨民朕命吏部如初召中書精筆  
朕言欽天命爾弗敢禮違仍前高麗國王世守三韓  
命使齎擎如國以授爾其仰觀俯察必遂群情嗚呼  
國無大小授必上穹當斯要任宜不厥位艱哉自襲  
之後毋逸豫以怠政毋由獵以殃民潔祀境內以格  
神明精絜嘗之羞奉爾祖考循朕之訓福壽三韓永  
矣爾其敬哉賜謚制曰皇天授命宰土馭民者非勤  
政無逸曷以達天爾高麗國王王顓生前怠政務在  
逸勤政使身遭凶隕天命就淪歲月云徂嗚呼恃險  
居安而致此歟抑開誠心附人而致是歟嗚呼言險  
在德非險可恃言誠在爾非誠必有所歸天道好還



未有不然而者也今年秋七月爾陪臣李戒林等表辭懇切請謚爾以昭列代命嗣王撫育於黔黎今者釋彼臣非允其所請謚爾恭愍以彰人世爵爾王封英靈於幽壤嗚呼不昧而有知則逢災而禦靈聰而必覺遇患而捍防吉爾邦家朕其爾誥允聽宜哉福專事馳騁不問禮度國人憂之至是動止稍中節人皆喜悅溥等亦曰所聞異於所見倭寇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等處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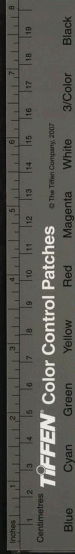
太祖自請往擊與戰於咸州之免兜洞大敗之禍喜賜白金五十兩段絹各五匹鞍馬又加定遠十字功臣既張溥等問徐師昊所立碑乃命復立溥等往觀之欲徙南郊更相地竟不果禍焚黃於太廟遣同知密直崔乙義致膳於張溥溥躬迎以受密直副使具鴻致膳於周倬倬會倬方食鴻不告置厨而還倬大怒曰王以天子之命告廟焚黃禮也祭訖致膳使臣亦禮也膳肉至則以天子之尊尚盛服躬迎况其他乎吾當躬迎如禮何不我告而置諸厨乎其罪有三不敬慢天子之命一也忽國王之教二也輕祖宗之賜三也不誅而何張子溫曰鴻位雖密直武人也未知禮倬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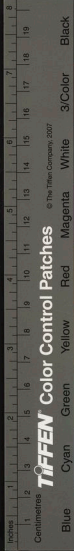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曰如此化外之人不足算也但責之使知耳溥等謁  
文廟召生員孟思誠講詩時以朴宜中為大司成鄭  
摠閔霽為司藝權近為直講霽近皆以前判事假充  
周倬等求見我國祀典乃書社稷籍田風雲以示倬  
加以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使并祭之倬嘗  
對館伴河崙云洪武十六年間遍詔天下於皇太子  
箋文稱臣汝國進箋亦當欽依自是箋文始稱臣禡  
謁玄陵宣讀誥命張溥等往觀社稷壇責其不營齋  
廬又欲觀城隍朝議以為不可登高遍瞰國都給以  
淨事色為城隍以示之淨事色乃黥星所張溥等欲  
觀籍田朝議沮之張溥等欲詣闕禡方在淑妃宮未  
還館人以故遲留不進馬溥等大怒欲徒行廉興邦  
進曰王不豫未得梳沐今天使奄至恐王不及禮待  
請小留溥等然之及禍還乃邀宴慰以前知門下事  
李乙珍為江陵道元帥張溥改祐等還翌日周倬雖英等  
暨為交州道元帥張溥改祐等還翌日周倬雖英等  
還禍餞於西普通院執卮酒謂倬曰不穀權署東藩  
十有餘年未得受命惟恨下情不能上達今許臣承  
襲又錫先考謚不勝感激言未既有淚盈睫倬嘆之  
極歡而罷禍臚溥等衣服鞍馬白金苧麻布四人皆



辭曰敢不拜賜然今身不受寒且不徒行受且何用  
唯受朝臣贈行詩覽而嘆曰東方有人矣禍如王興  
第又如前判事申雅第使雅出其女而見之上護軍  
林檎奉觴以進禍曰汝何得乃爾對曰此臣之族也  
禍曰予為汝族矣賜檎馬一匹遣判門下府事曹敏  
修贊成事張自溫禹玄寶簽書密直司事河崙如  
京師謝恩且請曆日符驗仍納前元給付本國鋪馬  
蒙古文字八道謝 詔表曰睿恩覃及無間華夷聖  
訓誕頌曲全終始對揚惟謹感激實深伏念臣學未  
知方才未經國稷承訓諭以啓愚蒙守舊則許以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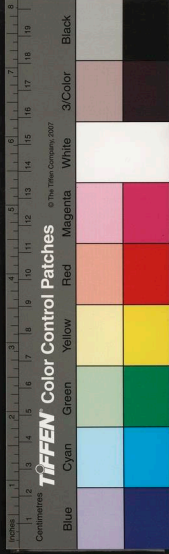
章遂生則戒以豐隙懷柔至此古昔所稀茲蓋  
陛下乃聖乃神允文允武謂四海之兼濟當一視而  
同仁特遣星軺俾宣天語臣謹當永銘心而無逸勤  
述職以益虔謝謚表曰皇華忽臨恤典斯舉九原知  
感一國與榮竊念臣先父國王臣王顯僻處遠邦幸  
逢昭代欽承天命委贄為臣懷保民生盡心以理奄  
爾不祿於茲有年豈謂俞音特垂睿慈蓋  
陛下功著上下仁敦始終念先臣納歎之誠憐孤臣  
顯親之願遂令貞魄亦被耿光臣謹當繼先志而益  
勤祝皇齡於有永謝承襲表曰恩深眷祐世襲保釐



居寵若驚誓心知感臣資材愚魯學術謬迂第結先  
在於承家而事上重於述職屢陳卑懇冀蒙俞音使  
華鼎來明命益著茲蓋

陛下休書敷德法易建侯特降綸言俾承緒業臣謹  
當率由聖訓祇畏天威守青社以遂生効華封而祝  
壽禍如申雅第納其女自是屢宿其第遣門下贊成  
事沈德符密直提學任獻如京師賀正忠州兵馬  
使崔雲海斬倭六級并獲兵仗戊申地震知門下事  
金斯革卒贈謚忠節左代言尹就以崔天儉家奴無  
禮挾之叔妃訶禍禍怒下就巡軍獄廢為庶人十一

月禍畋於元中浦五日文天柱本微賤者以毅妃戚  
得為江華萬戶侵漁百姓貪暴無比邑人宦者金碩  
具所犯訶之乃下巡軍獄杖流之今國人隨官品出  
馬以充歲貢禍宴群臣鷄林府尹裴元龍斬倭四級  
海道元帥朴子安斬倭二級以門下贊成事高議禹  
仁烈為西北面都巡問使知門下事安沼為東北面  
都巡問使同知密直池湧奇為楊廣道都巡問使十  
二月威城府院君盧英壽卒禍率術者相葬地子南  
郊贈謚良孝禍如盧英壽第夜如前副令崔時靈家  
納其女翌日又如崔時靈家遣密直副姜淮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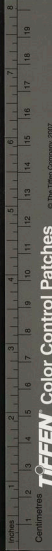




京師進歲貢馬一千匹布一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六  
十六匹安垵張方平等回自  
京師欽奉

宣諭曰天下到處亂的時節我出來了收補了天下  
着恁四夷知道的上頭差這里的人呵不的當所以  
原朝行來的火者他鄉中有親戚爺娘到那里呵我  
這里的勾當甚麼不說為那般上頭差幾介火者去  
了來凭那先王至誠呈表來後頭凡百不至誠的上  
頭不交恁來往後頭差將人呵皇太子生日也趕不  
上九月十八日我的生日也趕不上洪尚載進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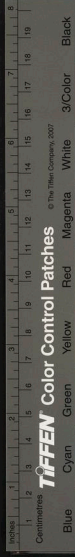
來呵又正月裏來的上頭不得無罪賤的雲南去了  
來歲貢如約的上頭病死的死了有的都着回去了  
來今番開去的詔書呵不會著秀才每做都我親自  
做來的到那里看不曾移改恁風俗自依恁那里行  
今番將來的馬呵那里有我騎的口說至誠心不至  
誠直甚麼事至誠呵甚麼里顯至誠以物顯至誠有  
事不得人何能事鬼神歲貢呵預前一發揆辨將來  
時節凭路上艱難俺這里收呵也不便當一年一年  
家將來說與恁那宰相每好生整理百姓恁這使臣  
每呵我這里說的言語到那里件件說不到怎麼算



使臣又奉

宣諭曰恁那里倭賊定害那不定害我待將軍船搶  
解倭賊海島去徑直過海到那里不知他那里水脉  
金州裝糧過恁地境著知路人指路到那里搶解了  
呵回來他來的口子裏踞營守禦封姜仁裕女為安  
妃鳳加伊為肅寧翁主妓七點仙為寧善翁主以私  
婢官妓封翁主者古所未聞國人驚駭七點先本密  
直南秩妾也初禍召之秩令托疾不見都堂因秩家  
奴十人秩不得已出之丁巳除夜禍與鳳加伊宿李

仁任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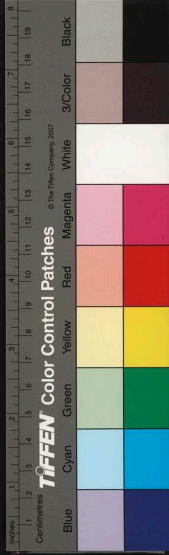


列傳卷第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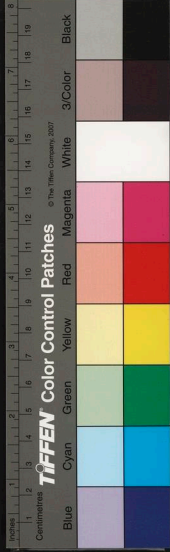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 臣鄭麟趾奉教修

辛禍四

十二年正月禍在李仁任第仁任妻進大爵曰今日  
三元謹上壽禍進爵仍戲曰吾一則為孫一則為婢  
婿今乃對飲得無失禮耶乃冒處容假面作戲以悅  
之禍欲與肅監翁主珠玉粧台寶源 別監黃補問  
珠玉之數補對以無禍大怒即囚於巡軍又囚提調  
朴天常徐均衡李還儉家奴各十人修典工判書權



鐸第為肅孟翁主宮以為時座所林堅味李成林廉  
興邦等進賀興邦復興諸宰相奉觴稱壽自後兩府  
百官啟事皆詣肅宮寵冠後宮肅孟之移居是第  
也禍牽道流等前導後衛而來判德昌府事權玄龍  
卒玄龍膂力絕倫所向無前時號萬人敵李仁任之  
女姜筮妻死禍親率畫師寫其真其母朴氏痛哭禍  
手酌大杯前跪曰大母報突然後予將倒此遂裂素  
自帶使宦者皆帶之保安君朴壽年卒壽年驍健善  
戰所向有功能稱勇將然使酒難近以修肅孟宮遲  
緩杖流造成都監判官高汝霖二月奪洛川君金漢  
碑家為安妃殿遣政堂文學鄭夢周如京師請使  
及羣臣朝服便衣仍乞蠲減歲貢請衣冠表曰議禮  
制度大開華夏之明慕義嚮風庶變要荒之陋敢據  
愚抱庸瀆聰聞竊觀聖人之興必有一代之法上衣  
下裳之作蓋取象於乾坤殷俾周冕之名皆因時而  
損益以新耳目之習而致風俗之同欽惟  
陛下挺神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文物備矣聿超三代  
之隆德教霈然覃及四方之廣雖命小邦之從本俗  
既賜祭服以至陪臣豈容其餘尚襲其舊在盛世之  
典固無所虧但遠人之心深以為歎伏望



陛下憐臣以小事大許臣用夏變夷遂降綸言俾從  
華制臣謹當終始惟一益殫用補衮之誠億萬斯年  
永垂衣被之化請減歲貢表曰天高而無不覆燾人  
窮則必至顯呼茲竭卑忱用干聰聽洪武十二年三  
月間陪臣沈德符回自京師欽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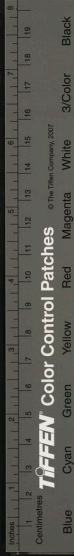
手詔及錄 又錄旨節該今歲貢馬一千匹明年貢  
金一百斤銀一萬兩良馬一百匹細布一萬匹歲以  
為常欽此節次施行間又准禮部咨文欽奉

聖旨節該前五年未進歲貢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  
五萬兩布五萬匹一發將來欽此為金銀本國不產  
蒙遼東都司聞奏高麗進貢金銀不敷願將馬匹准  
數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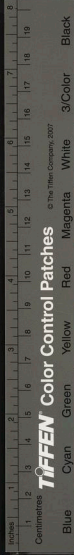
聖旨每銀三百兩准馬一匹金五十兩准馬一匹欽  
此差陪臣門下評理李元紘通行管領馬五千匹布  
五萬匹及金銀折准馬匹前赴 朝廷貢納訖措辦  
到洪武十七年歲貢馬一千匹布一萬匹及金銀折  
准馬六十六匹已差陪馬臣密直副使姜淮伯等管  
領前去進貢顧遠方境壤褊小而比年海寇侵陵氏  
生孔艱物產悉耗金銀固已非土之所出馬布恐難  
充數於將來兢惶實深進退惟谷伏望



陛下以乾坤之大度父母之至恩許隨力分之宜優  
示觸減之命臣謹當述侯職於永世祝聖壽於齊天  
以鄭地為海道元帥四道都指揮處置使趙琳為漢  
陽道元帥兼漢陽府尹淑妃寵衰獨居花園嘗使侍  
者彈琴適禍至而止之禍大怒謂侍者曰及予之至  
不彈何也欲扶之淑妃抱禍曰妾今寵衰無聊又扶  
侍者妾將奈何禍拳毆其臉肅宣翁主誣譖淑妃與  
其母挾媚道為蠱禍大怒即黜淑妃歸其父崔天儉  
家囚淑妃宮人於巡軍嚴加鞠訊逮繫甚眾又下天  
儉及其妻於獄籍其家戊戌禍敗於西海道肅宣翁  
主及宮女等皆以男服從行禍與肅宣並轡馳驅原  
野內豎韓富忽遇山阿不及下馬肅宣之馬已馳過  
矣肅宣自以素賤意富輕已譖殺之是行也禍自吹  
笛婦寺唱歌晝夜不輟供費鉅萬西海州郡駭然都  
巡問使王安德按廉使裴矩海州牧使李淑林延安  
府使安俊等大具酒食饗禍皆賜廐馬凡二十五日  
而還三月乙亥禍如姜仁裕第遂畋於南郊庚辰禍  
出遊有一人馳過禍下馬親執其人禍擊繫馬繫緣  
道馳騁血流被體竄淑妃及天儉於全州以教媚道  
縊殺淑妃母及族兄孩兒并侍女四人林堅味李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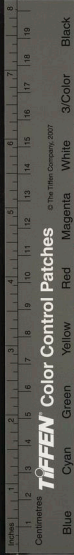


林廉興邦等惜其寃欲救不得有一人臨刑曰必報  
殺我者辭色如常棄尸於市後數日禍往觀之使守  
尸者復張其尸於車上以爛之腐臭滿路人不敢近  
謝恩使曹敏修禹玄寶張子溫河崙進奉使沈德符  
任獻金子益等賞歷日及船馬符驗八道還自  
京師四月丙戌朔兩雹禍觀魚於海豐群重房池禍  
而捕魚癸巳禍與毅妃如花園觀燈綵棚離戲窮奢  
極侈歌吹達曙丙申霜禍畋於壺串命羣小劫奪行  
人馬載妓雖兩府皆拱手被奪癸卯禍如妓細柳  
妓家乙巳陽冒雨出遊簪與宦者五人爭馳馬於市  
辛亥禍觀石戰戲於郭沙洞又畋於壺串五月丁巳  
禍如毬庭親自調馬取及第五思誠等癸亥禍率羣  
小擊毬於市街又冒雨畋於壺串都評議使司以禍  
常在東江分宰樞為四番侍衛時禍喜與宦官及妓  
裸而走水又魚日以為常賜同戲人布三百匹宰樞  
饗禍於壺串禍乘醉不脫衣冠騎馬入水以成均祭  
酒王康為西北面安撫使安集流離人民六月下廣  
興倉使羅英烈副使田思理分臺糾正權幹於巡軍  
時英烈等頒祿於東江倉禍如東江使宦者安瑒語  
英烈等賜從行又魚及養馬冶工等三十一人米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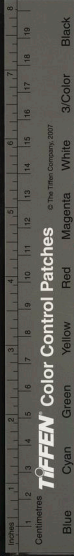
一石英烈等對曰此倉先王所以祿百官也不可用  
以濫賜禍大怒命瑀發倉與之囚英烈等三日釋之  
遣門下評理安翊如京師賀聖節密直副使柳  
和賀千秋時每奉使人還執政視賂多少高下其  
官或不如欲必中傷之以故奉使者規免其禍不得  
不貨市翊流涕太息曰吾嘗以為遣宰相朝聘者為  
國家耳今日乃知為權門營產也以安君忤志流於  
竹山島禍如肅寧翁主宮翁主告曰今臣民皆云上  
每殺無罪之人上何至如此禍曰汝亦安知將加汝  
可等罪耶七月郵夢司還自京師欽奉

宣諭聖旨曰恁那裏人在前漢唐時節到中國家因  
做買賣打細又好匠人也買將去近年以來悄悄  
做買賣也不好意思再來依舊悄悄的買賣呵拿者  
不饒你如今俺這裏也拿些箇布匹絹子緞子等物  
往那耽羅地面買馬呵恁那裏休禁者恁那裏人也  
明白將路引來做買賣呵不問水路旱路放你做買  
賣不問遼陽山東金城大倉直到陝西四川做買賣  
也不當這話恁每記者到恁那國王眾宰相根前說  
知一禮部咨曰奉  
聖旨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焉王有能知





造化者守帝命之分或限山或隔海毋生罅隙修禮睦隣體上天好生之德各保生民未有國祚不繇遠者也設若否此輕施譎詐肆侮隣邦未有不構兵禍以殃民前者恭愍在時入貢使至朕嘗歎之朕起草榮王頴之為王於三韓始頴祖弒君至於斯時四百六十七年乃三韓王子王孫今善貢於我即推誠以待所以凡使三韓者必土人閩者行朕意正在推誠豈期恭愍膺弒君之愆難逃好還之道則弒矣弒者不度意在掩己之逆故殺我行人既後數請約束朕數不允正為守分也請之不己朕強從之所以索數貢知三韓之誠彼聽命矣不一二年約違又不三年如約又不二年訐難嗚呼朕觀四海之內隣於中國者三韓之邦非下下之國徑一千里豈無人焉何正性不常且歲貢之設中且歲貢之設中國豈倚此而為富不過知三韓之誠詐耳今誠詐分明表至云及用夏變夷變夷之制在彼君臣力行如何耳表至謂歲貢云及生民孔艱使者歸朕再與之約削去歲貢三年一朝貢良驥五十匹以資鍾山之陽牧野之群永相保守諭今歲歲終以此約為驗後至洪武二十四年正旦方進如始朕言不二未審彼中從乎日



本霸家臺歸所虜一百五十人遣典衣副正李行大  
護軍陳汝義於耽羅時朝廷欲取耽羅馬且此島屢  
叛故遣行等招誘子弟至明年四月行乃率星主高  
臣傑子鳳禮以還耽羅歸順始此八月林堅味罷以  
李仁任為左侍中加封肅宣翁主為憲妃立府曰肅  
宣以趙英吉為密直副使右侍中李成林率百官陳  
賀於憲妃宮禍令都堂進木綿布百匹賜憲妃五十  
匹諸妓三十匹丙午以榮感入南斗設消災道場於  
焚中禍手擊鼓燃僧頭臂遣贊成事尹珍密直副使  
李希蕃如京師謝謁減歲貢密直副使李溥再請  
衣冠謝恩表曰眷恩汪洋寶訓丁寧舉國均歡撫躬  
和感竊念為臣之職當修奉上之儀但土地之崎嶇  
而人物之鮮少冒陳卑抱干瀆高明渙發德音曲加  
錫免茲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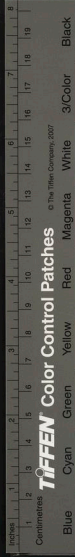
陛下柔遠能邇厚往薄來視四海猶一家保萬姓如  
赤子遂令僻陋得與生成臣謹當祇服敷言恭承嘉  
惠永守藩於東土恒祝筭於南山請衣冠表曰聖人  
之制惟天大同臣子之情必期上達敢申再三之瀆  
庶冀萬一之從先臣恭愍王顛於洪武二年間准中  
書省咨該欽奉



聖旨頒降冕服及遠遊冠絳紗袍并陪臣祭祀冠服  
比中朝臣下九等迎降二等竊惟小邦爰自先父欽  
承命服益仰華風顧舊制猶未悉更於愚心竝不知  
愧冒進封章之奏顯竢寵錫之加未蒙允俞祇增兢  
惕伏望

陛下擴兼容之量推一視之仁遂使夷裔之民得為  
冠帶之俗臣謹當服之無數願膺安吉之歌奉以周  
旋恭上評理金湊同知密直司事李崇仁如京師  
賀正密直司事副使張方平獻歲貢雄馬十五匹雌  
馬三十五匹十月壬辰雷禍出遊親自次旬禍吹於  
西海道至魁淵謂知門下安沼曰爾謹侍從予乃嘉  
之從今爾無詐我無虞爾謹侍從予乃不聽信沼  
拜謝酌觥進之初沼被讒出使和寧故有是言凡十  
六日而還十一月禍如慣習都監丁卯設入闕會禍  
率妓及宮女登憲府北山觀之是會巡軍與近侍爭  
路雜沓近侍多為藥所傷安珦柳和等還自京師  
宣諭

聖旨曰我要和買馬五千匹你回到高麗先對眾宰  
相說都商量定了之後却對國王說知肯不肯時便  
便將文書來我這裏運將一萬匹段子四萬匹綿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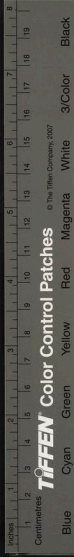


去宰相的馬一匹價錢段子二匹絲布四匹官馬并  
百姓的馬一匹段子一匹縲布二匹和買你休忘了  
十二月癸未日食陰雲不見禍以盧英壽小祥齋如  
雲巖寺畜馬別監邊伐介至濟州多受人馬又奪人  
賊獲盜尚用乘田相憲府劾流遠方禍使妓燕雙飛  
佩弓吹笛衣繡龍衣並營而行丁酉震雷地震木冰  
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人遣典客令郭海龍如京師  
奏曰小邦所產馬匹不多且又矮小何敢受價今來  
欽奉聖旨容當盡力措辦伏候明降

帝遣宿衛軍高家奴徐質明來刺己亥年適冠京

來瀋陽軍民四萬餘戶因前元瀋陽路達魯花赤咬  
住等之誣告也又索買馬三千匹每一匹給大綿布  
八匹段子二匹各官差家人送馬到遼陽取價回還  
十三年正月壬子朔禍如壽昌宮率百官賀

帝正仍宴高家奴徐質禍令寶源庫進綺絹百匹別  
監版圖搵南李蔓實以庫匱不即進禍怒杖二百以  
廣興倉告匱減百官俸倭冠江華都統使崔瑩出屯  
海豐二月高家奴徐質還遣知密事直隸長壽如  
京師陳情表曰天無不覆曲遂生成人有所窮必至  
呼籲茲陳危懇庸瀆聰聞竊念小邦連逢盛代時罔



愆於職貢地已入於版圖既無遐邇之殊均是撫綏  
之內洪武十八年六月間有遼東都指揮使司據草  
河千戶焦得原告移文取發李朵里不歹等四十七  
名將金原貴銀得顯等連家小發回去訖洪武十九  
年十二月日准左軍都督府咨據前瀋陽路達魯花  
赤咬住等吉己亥年間本路軍民四萬餘戶前去高  
麗避兵除金原貴等家小取回外有李朵里不歹等  
未曾復業奏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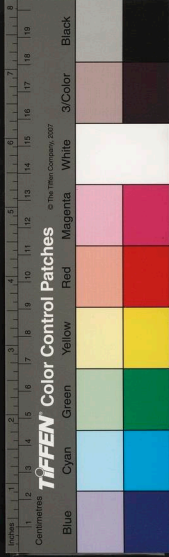
聖旨節該教指揮僉事高家奴徐質取去欵此切詳  
前充當己亥年丑之歲試兵入遼東瀋陽之司等京  
一空分離四散或有一二之來寓安能四萬之得多  
見有李朵里不歹等前來寄居除將本人等連家小  
三百五十八名欵依發遣外惟土人之還歸實舊業  
之是復臣會驗到聖朝戶律內一款節該凡民戶逃  
往隣境州縣躲避差役者其在洪武七年十月以前  
流移他羣曾經附籍當差者勿論欵此又會到洪武  
十八年九月十六日欵奉詔書為臣襲爵事節該一  
視同仁不分化外欵此幸黃緣得霑聲教雖流徙亦  
在範圍况彼所疎過於其實伏望明垂日月度擴乾  
坤察迫切之情降寬大之澤遂令遠俗得安其生臣



謹當常懷一視之仁倍視萬年之壽時禍在東江有  
司請還京率百官拜表右侍中李成林知禍不樂入  
京告曰拜表之禮臣等攝行殿下不必躬親禍悅自  
東江李仁任別墅率妓十餘騎吹角與燕雙飛並驅  
入京奪人笠於道為的而馳射之禍又率燕雙飛並  
轡如多也此曰以為常時燕雙飛衣冠與禍無異路  
人望之未辨亦海龍還自京師禮部咨曰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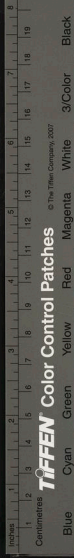
聖旨朕嘗與諸蕃國王懋以誠信相孚與高麗來使  
云將段布幣馬五千今使者來乃言那微產寡物不  
敢進財不敢受額進五千為呼高麗不能體朕之至  
意以朕倣前代以逼人若此者朕所不為爾禮部速  
報國王知仍前以物互市見匹馬布八匹段二匹不  
分官民永為交易之道禮部移咨曰欽奉

聖旨高麗隔海限江風殊俗異以夷夏論之本等東  
夷實非中國所治天造地設三面負海以為險餘者  
憑山以為固從古至今人民蕃息凡王於是方主宰  
生齒者必上帝有所命方乃安焉曩者中國歷代數  
曾統馭然與彼當時之人皆有始無終得失載於方  
冊朕所見焉所以前者命絕往來使自為聲教以安  
三韓彼中陪臣強請約束朕姑從之云何量彼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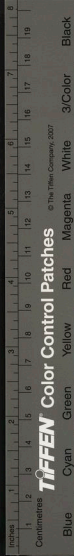
如之俸長壽還自京師欽奉  
宣諭聖旨曰你那高麗的事也有些不停當不知你  
那里古典如何我這中國古典裏看起來件件都是  
他自取的當初我即位之後便差那裏土人元朝火  
者官人每去動問王只想他是你土人我這裏赴大  
椀小都知道交仔細說與你不想把一箇火者殺了  
後頭王又弒了為這上不要來往問甚三綱五常有  
無教他自理會幾年家却只管要臣屬疊疊的來纏  
去這箇意也有甚難見只想到這一枝軍馬別處都  
聲也不必買了耽羅原屬原朝來的馬教我區處我却  
不肯我若要取勘呵頭裏便使人去了我若取勘  
了又少不的教人去管既人去管便有高高低低又  
生出事來我決然不肯那耽羅近恁地面則合恁管  
我不肯取勘他恁回去說與他管事的宰相每大剛  
只要至誠保守你那一方休來侮明日差人往遼陽  
為馬價的事去也我的言語你記著說到者又  
宣諭聖旨曰我前日和你說的話你記得麼長壽秦  
大剛的聖意臣不敢忘了只怕仔細的話說不全  
這箇都是教道將去的





聖旨臣一發領一道錄 旨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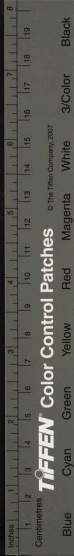
聖旨我的言語這里冊兒上都寫着有大抵我的話  
緊則要他至誠那里豈無賢人君子必知這意也你  
對那宰相每說他只是占田土奴婢享富貴快活也  
合尋思教百姓安盍至至誠誠的做些好勾當密匝  
匝的似兀那羅州一帶築起城子多造些軍船教倭  
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三五十里家無人烟耕種  
又說倭子在恁那一箇甚麼海島子裏經年家住也  
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這的有甚難處着軍船圍了  
因也因殺那新這等都是合教的事你說與他亦是  
舊是宰相宰子孫必是聰明這等話與我說道者昨  
日為馬價的事差人遼陽去了教看來的馬直兩箇  
段子八箇縣本的或不直這個價錢的一个个分揀  
着務要與各官送馬來的家人回去耽羅我也想教  
些船去不要一時拋在那里只離那二十里或三十  
里往來周回搶着逐一箇拋者買了便回來我又尋  
思不便當恐又生出事來不免又動刀兵以此不買  
去了原朝放來的馬只恁管我不差人我要差人時  
一頭得了大都便差人管去了大概人不才的多若  
差一箇不才的人到那里那厮倚着朝廷的勢力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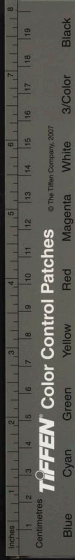
問中騎不中騎你怎看那樣子為那上我惱了教再  
來教百姓看了也道是高麗來進的馬且休的去自  
我與他一發都除去了只教三年進五十匹馬表誠  
是一百分中只取他一分你便至至誠誠將些好馬  
馬前後也該六千至誠處却也有了隨後便來許難  
國豈少這些但試他那心臨了艱難溢溢辦了五千  
因此教每年進一千馬金銀布匹却便不如約了中  
邊陲朕安敢違上天之命云云你後頭只管來纏我  
便道既要聽我的約束比似俺中原地面各有歲貢  
意我的手詔恰便是說誓的一般說道若非肆侮於  
邊陲朕安敢違上天之命云云你後頭只管來纏我  
因此教每年進一千馬金銀布匹却便不如約了中

調了二十二萬軍馬和餘丁二十七萬平定之後各

所以不許他這是光武識見高處後來的君王多差  
了便如高麗也都分為郡縣設置官守後頭也是那  
不才之人恃高朝廷威勢做的不好都激變了却因  
朝廷事多就不暇整理他了則今番兀都那雲南我  
本不征伐他他却如常生邊釁以此無乃何去征他  
武不許蓋是光武從小多在軍旅中知道許多弊病  
從來恁管只合恁管我常相漢光武時四夷請官光  
從來恁管只合恁管我常相漢光武時四夷請官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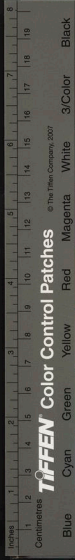


來絕交與將文書去了你曾見麼高麗自出古名馬  
近聞來進的馬都恰只伯顏帖木兒王有時進了些  
好馬來與我那馬却是好我今番為征進用着些馬  
想那裏也缺少些段匹為這般教和買些馬去你便  
教和官家人送馬到遼陽要將段子綿布做些襖子  
衣服穿却不至誠你便使將兩箇小廝來說不敢受  
價便是不誠處這般是我欺你問再乾要馬這箇意  
思如何先番幾箇通事小廝每來那裏說的明白你  
却是故家子孫不比別箇來的宰相每你的言語我  
知道我的言語你我知道以况說與你也不說這意思  
對管事宰相每說大概則要至誠倒不要許多小計  
量你那裏合做的勾當打緊是矮子倒不要別疑慮  
只兀那鴨綠江一帶沿海密匝匝的多築些城子調  
些軍馬守住了一壁廂多造些軍船隄備着百姓些  
福至至誠誠的做着行呵雖百萬兵也難近你大抵  
人呵容易欺神天難欺有你說與那宰相每他每喫  
的是百姓的穿的是百姓的享榮華富貴交他也思  
量與百姓造福保守那三韓一方之地誰似恁快和  
休只管小計量明日神怒人怨呵不好也我這中國  
的事只做買賣來的人也儘可以知得何必則管差



使臣來今日也弔筆頭明日也弔筆頭一箇來說一團土有甚好處你只依着三年一遍家差人進貢我若怪我三年一遍來便是朝廷的不是我如何肯怪你你是故家我所以仔細和你說你記着當初雲南王他若依本分守着那一拖地面我也不征他他却分我這裏的逃軍他抬誘將去了罪人他藏匿了只管生邊釁因此我征教征伐他都平定了大抵不生事呵有甚話說耽羅我也本待買些馬用來再尋思不中不必買了為甚麼假如我這裏海船到那裏有些高高低低生起事來又不得下理論別戰亡逃病折了我五萬兵一萬里遠接連着吐番一帶用熟多軍馬去守又無益於中國征伐之事蓋出於不得已你回去疊疊的說與他交至誠保守那一方之地休要侮我這中國有甚話說若不至誠不愛百姓生邊釁這等所為呵我却難饒你我若征你不胡亂去一程程築起城子來慢慢的做也你是故家我所以對你仔細說休忘了與他每說道這意思者長壽叩頭

聖旨如何你有甚說話麼長壽奏臣別無甚奏的勾當但本國為衣冠事兩次上表未蒙允許王與陪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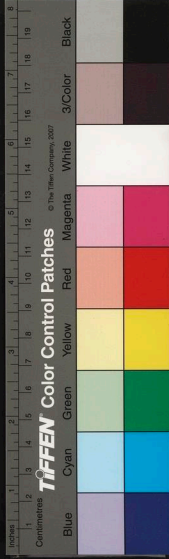


好生兢惶想者臣事 上位二十年了國王朝服祭服陪臣祭服都分著等第賜將了去只有便服不曾改舊樣子有官的雖戴笠兒百姓都戴著了原朝時一般有纓兒的帽子這些个心下不安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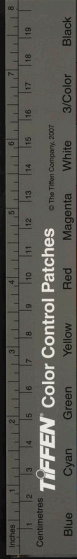
聖旨這個却也無傷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不害其為賢君我這里當初也只要依原朝樣帶帽子來後頭尋思了我既趕出他去了中國却踏襲他這些个樣子久後秀才每文書裏不好看以此改了如今却也少不得帽子遮日頭遮風雨便當伯顏帖木兒王有詩我曾經將朝服祭服去口今志那里既安這般流撲刺做起来自顧戴有當約紗帽百姓頭巾戴起來便是何必只管我根前說長壽奏臣來時王使一个姓柳的陪臣直趕到鴨綠江對臣說如何請衣冠的陪臣回來了又未明降好生兢惶你到 朝廷苦苦的奏若

聖旨裏可憐見呵你從京城便戴著紗帽穿著團領回來俺也一時都戴臣合無從京城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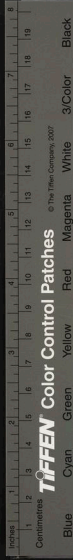
聖旨你到遼陽從那里便戴將去長壽服帝所賜紗帽團領而來國人始知冠服之制以旱禁酒遼東船漂泊西海諸島時有人自宣義門馳入而



呼曰唐船軍人盡下岸將襲京城已至門矣都城大駭執其人訊之乃訛言也遣判司僕寺事任壽判典客寺事柳克恕典工判書金承貴押二三四運馬三千匹相繼如遼東六月依大明之制定百官冠服百官服之以見徐質質歎曰不圖高麗復襲中國寇帶天子聞之豈不嘉賞禍與官者及幸臣獨不服李沃以左常侍胡服呼鷹從禍馳射李元吉自定遼衛逃來曰定遼衛點兵將向我國禍聞之載兵甲如壺串禍在壺串都堂遣知中事權執經請還面送徐禍禍怒因兩寺中及內宰極家奴各三十人遣判司僕寺事朴之介押五運馬一千匹并退還改換馬如遼東都司延安侯定元侯武定侯同押馬官點選分為三等上等給價段二匹布八疋中等段二匹布六匹下等段一匹布四匹徐質將還禍在東江質謂館伴宰樞曰我欲親見國王辭歸兩府再請禍不來及質詣闕乃稱王病莫能興慰遣之乙巳太白晝見閏月遣門下贊成事張子温如京師謝許改冠服表曰聖謨孔彰兢惶駢集睿思覃被佩服服深伏念臣稟性愚蒙托身邊徼幸遭逢於昭代既荷生成實欽仰於華風再勤臣請庶幾變魯而用從周何圖訓誨之



加俾新威儀之制人民相慶草木增輝茲蓋  
陛下運啟同仁文敷柔遠推心赤置人腹以四海為  
一家令小邦而有章進微臣以遷善臣謹當與父老  
而蹈舞永祝皇齡傳子孫而率由罔愆侯度子溫至  
京以進馬駕下囚子溫錦衣衛遣門下評理僕長  
壽如 京師賀 聖節密直副使尹就賀 千秋七  
月召還淑妃於全州禍在壺串觀雜戲人五絳布五  
百匹禍率淑妃還京尋復往壺串八月禍令各司及  
成眾官宿衛壺串李仁任以老病辭以李成林為左  
寺中書監高右寺中書天食川陽府完者番福海門  
下贊成事申雅王興同知密直司事吳忠佐密直副  
使盧龜山右副代言天儉恃勢多奪人田人莫敢言  
龜山年未二十國人皆以為不稱於是官監商賈漁  
獵之徒無不官矣禍自壺串如毅妃淑妃宮遂還壺  
串呼鷹牽狗吹笛吹角長歌緩舞前後導從絡繹於  
道都堂謁定妃妃垂簾引見語以玄陵盛事與禍之  
失道仍賜酒禍以中秋徵六道倡優陳百戲於東江  
竭帑藏以供費宰執壺諫不能匡救至有作奇技以  
逢迎者禍許義成德泉兩庫胥吏著高頂笠年老者  
除六品以宦官曹恂之請也禍裸水中馬交群效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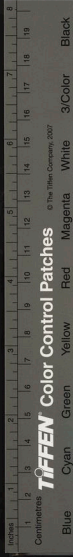


大以雷電雨禍自壺串還如定妃殿禍為淑妃以黃金鑄佛九月改封憲妃為德妃前判事金布仁因內人納女於禍江陵道元帥李乙珍欲奸楊口縣人楊富室女領卒十餘人圍其家不獲遂強奸富妻時富死未百日憲府劾之廢為庶人杖一百流懷德縣乙珍在江陵輒取人女為妾其麾下效之持兵搜索閭里強奸人女者頗多禍自壺串如金布仁家遼東來市屯田牛五千七百頭禍以玄陵忌日謁陵不與祭以宦者壽寧府尹曹恂為巡軍鎮撫上護軍金琬為千戶遣如門下府事張方平如京師賀納舍出降

附表曰天命用集帝圖方隆師律以臧戎醜自屈捷

奏星轉頌聲海騰欽惟

陛下挺聖武之資撫亨嘉之運昧爽丕顯瑞拱九重之中志氣如神決勝萬里之外熊羆之旅纒出大羊之群悉平大哉功業之光赫然古今之冠伏念臣叨守藩職欣聞凱歌千舞兩階莫贊苗征之舉德洽四國載賡虎拜之詩禍還自壺串巡行閭里吹螺前導羣妓隨之夜宿毅妃殿遣遣宦者李匡諭都堂曰自今服大明衣冠宜誠心事之左右侍中皆稱賀禍尋以胡服馳騁於路前判事朴英茂濫乘傳騎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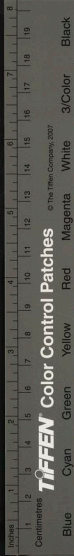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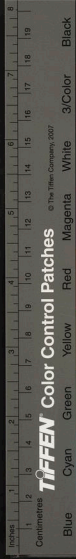


占良民十一戶事覺都巡問使王承實鞠之英茂死  
獄中十月庚戌雷旌其閭辛亥雷電禍巡行街路遂  
如壽昌宮與林檎等為鞦韆戲又閱妓樂於花園以  
樂不中意令徵為首者布二百五十匹門遣下評理  
李玖知密直李種德如京師賀正禍與淑妃毅妃  
宴於花園禍在花園始服冠帶俄而去之是日不出  
遊都人咸喜翼日復出馳騁禍命巡軍禁偽傳內旨  
時嬖寵權勢之家使奴隸收田租亦奉旨以行真偽  
作玉牌混淆莫之能辨有詐傳王旨者金奉偽作王  
牌者金中奇等八人並斬之公州牧使高權賦事  
覺逃來邀禍於家納女倭寇林韓西三州及鴻山縣  
都巡問使王承寶與戰敗績禍率倡妓宴于定妃殿  
宴未終遂如高權家又率妓十餘人巡行街路如高  
權及金希仁家遂如定妃殿又率妓出遊街路與林  
檎或先或後爭射雞犬十一月以密直副使金賞為  
全羅道助戰元帥禍率崔瑩王福海等獵于海豐全  
州元帥權和斬倭二人禍賜酒及帛絹禍如高權家  
遂如定妃殿暮又如定妃殿禍數至妃殿頗有醜聲  
禍如崔瑩第賜酒仍求利劍又率羣妓如細柳枝家  
禍如金鼻回回家索其女不得賜回回子鞍馬仍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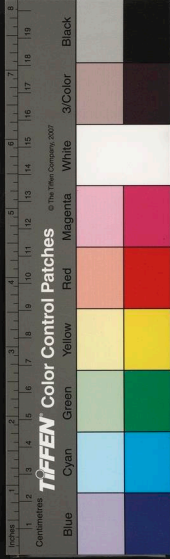


編髮侍從後又取其女著男服隨之禍欲以安淑老  
女為妃命有司備嘉禮用弊布七千五百匹白金一  
千五百兩物他稱是時淑老女在定妃殿外人謂禍  
先淫後行嘉禮以遠東細作橫行賜西北面都巡問  
使鄭熙啟都安撫使崔元沘及泥城江界義州萬戶  
段子一人匹命收私田半租以餉軍餉又令諸道按  
廉使者將帥能否守令殿最月季報都堂禍率密直  
楸林代言盧龜山等嬖倖數十騎遊行閭里四至定  
妃殿前判事孫慶生盜用其鄉密城貢布二百五十  
張方平等行至甜水站都司使千戶王成欽錄  
聖旨以示之曰今後高麗國使臣來者於一百里外  
止回不許入境亦不許送赴京師不揀指以諸等  
時節行禮等項不必教來其國執政之臣輕薄謫詐  
之徒難以信憑自許往來至今凡百期約非過則不  
及未嘗誠意相孚可以絕交不可與之往來若欲求  
進示勅使錄而還方平等遂還李成林謂李玖曰公  
以大臣奉使怯懦不入定違無狀碌碌之人徒費國  
庫耳玖熟視不對禍在定妃殿夜半聞有呼噪聲禍  
驚動以為作亂命左右被甲宿衛禍以子昌不學鞭

正事覺慮府論初籍沒家產慶生逃乃因其妻衛之



之取版圖司黃金一錠賜之都評議使司亦進白金  
一錠于昌耆老會議築漢陽山城修戰艦遣門下評  
理商議禹仁烈判密直洪徵于漢陽府審視重興山  
城形勢星山君李原珣卒禍令內乘餉馬三百匹於  
忠州界內監因緣侵暴州郡苦之十二月宜城君南  
佐時卒遣永原君鄭夢周如京師請通朝聘禍以  
善妃生日命內官曹恂宴其第賜馬二匹苜布四匹  
段子一匹倭冠并邑縣禍以王興生日詣其第賜馬  
一匹以淑妃疾宥二罪以下命僧禱殿內立淑妃府  
日慈惠命衣裳散府別禍如判事崔時靈家至其女  
禍諭都堂凡奪占諸倉庫官司田民者具名以聞都  
堂凡嫌遂閣不行禍聞中雅奪人臧獲土田大怒命  
囚其子孝溫婿前三司左尹朴保寧孝溫逃命巡軍  
圍雅家大索獲之下獲獄皆杖流角山俞仁吉李仁  
寬等冒稱內乘乘駟傳食州郡斬之徇諸道祭牲自  
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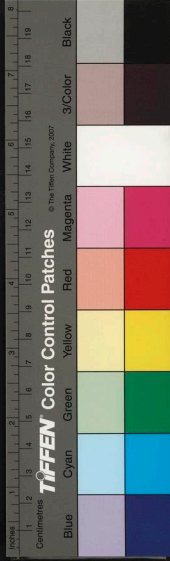
十四年正月鄭夢周至遼東不得入而還得頒宰相  
祿下三司左使廉興邦領三司事林堅味贊成事都  
吉敷右侍中李成林贊成事潘福海大司憲廉廷秀  
知密直金永珍密直副使林檄等于獄并其族黨誅  
之語在堅味傳禍以宦者金亮金完為京畿左右道  
察訪兼諸倉庫田民使賜劍遣之禍賜都統使崔瑩

列傳卷五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  
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教修

辛禍五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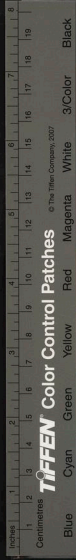


倭劍二十把庚寅禍四至定妃殿暮還花園以崔瑩  
為門下侍中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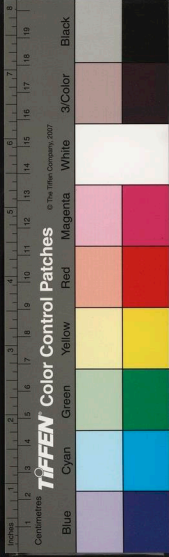
太祖守門下侍中李穡判三司事禹玄寶尹珍安宗  
源門下贊成事文達漢宋光美安治門下評理成石  
璘政堂文學王興知門下事印原寶判密直司事遣  
密直司使趙琳如

京師請通朝覲表曰聰明作后訓戒孔昭視聽自民  
幽微必達茲當冒昧敢以控陳臣性資愚蒙學術鹵  
莽不幸幼年之孤苦惟賴洪造之生成先父荷易名

夏變夷許新冠服之制揆分踰望圖報矢心庶以歲  
事之往來少伸臣衷之萬一忽承勅諭之降有嚴譴  
責之加實咫尺之不違而手足之罔措爰馳賤介冀  
達卑忱又蒙阻回倍增恐懼臣禍忖度蓋因年幼署  
事之初任用陪臣林堅味李成林廉興邦潘福海都  
吉敦李存性等委以國政欲圖治效不期蒙蔽用事  
恣行不法以致於斯已將上項上等明正典刑既已  
除其姦慝竊自切於籲呼伏望陛下保父母保子之  
心體乾坤生物之德特賜俞允俾通朝宗臣謹當守  
侯度而益虔祝皇齡於有永琳至遼東不得入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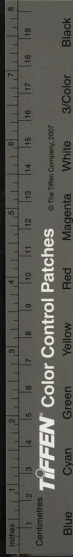
禍閔妓樂于壽昌宮日以為常始頌百官祿禍出花  
園張妓樂宦者李匡諫止之令宗室耆老臺諫六曹  
舉文武賢良禍改于南郊安置廣平府院君李仁任  
于京山府竄前門下評理李仁敏于雞林府以不能  
禦倭囚江華萬戶金辛寶于巡軍辛寶逃斬巡軍令  
史二月禍閔林堅味廉興邦等樂器于花園鐘鼓絲  
竹之聲晝夜不輟封安湫老女為賢妃妓小梅香和  
順翁主燕雙飛明順翁主禍如江東乘奉天船縱奏  
音樂留宿賜燕雙飛馬二匹又賜妓十五各一匹從  
英、雙飛、青也禍如壺中竟日泛舟為樂夜乘醉拔劍  
欲刺左右左右皆散蒿工二人獨在船禍欲刺之劍  
墜地不及害還日還吹螺導前妓二十餘人隨之禍  
以金永珍家及金銀器賜小梅香以林廉等家財賜  
嬖幸無算庚申燃燈禍如奉恩寺契長壽還自京  
師口宣聖旨曰高麗願聽朕約束朕令歲貢馬所進  
馬不中用而又訴難我令勿進只令三年進種馬五  
十匹所進馬又不中用後買五千匹又皆弱小以我  
一匹價可買彼兩三馬今又以改衣冠謝恩進馬粗  
蹄腫腿既是來獻何至於此是必使臣行至西京賣  
換而來耳已囚張子溫于錦衣衛使經年罪之爾歸



以告執政大臣朕既許通商矣彼反不肯明白通牒  
使來貿易乃陰令人來大倉窺覘我興師造艦與否  
重賞我人之去洩消息者是街中小兒之見也自今  
慎勿如此又毋得遣使來鐵嶺迤北元屬元朝並令  
歸之遼東其餘開元瀋陽信川等處軍民聽從復業  
帝以徐質歸言禍有疾賜藥材禍命修五道城遣諸  
元帥于西北鄙以備不虞禍如東江泰州郡事李真  
盜官錢事覺鞠之禍自東江還馬驚射殺之禍與崔  
瑩密議攻遼發京城坊里軍修漢陽重興城禍取潘  
所難馭也禍怒曰汝以予賊馬耶遂殺贊禍遣政堂  
文學郭樞如京師謝賜藥材表曰大德天生施成  
庶類睿恩波及浹洽微軀銘風寔深粉糜難報伏念  
臣素因氣稟之弱劣動有疾病之侵尋惟良藥不產  
於小邦致陪臣為求於上何圖瑣末獲達高明出醫  
扁之珍藏附賤介以寵錫茲蓋陛下法易育物體書  
好生推惠澤以曲加俾纏綿而有善臣謹當益盡心  
於蕃翰恒況釐於壽康大明欲建鐵嶺衛禍遣密  
直提學朴宜中表謂曰昊天廣大覆育無私帝王作  
興彊理必正茲殫卑懇仰瀆聰聞粵惟弊邦僻在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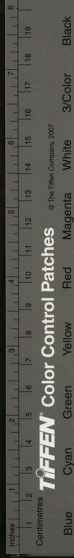


壤褊小實同於墨誌峽峭何異於石田況從東隅以  
至北鄙介居山海形勢甚偏傳自祖宗區域有定切  
照鐵嶺迤北歷文高和定咸等諸州以至公嶮鎮自  
來係是本國之地至遼乾統七年有東女真等作亂  
奪據咸州迤北之地睿王告遼請討遣兵克復就築  
咸州及公嶮鎮等城及至元初戊午年間蒙古散吉  
大普只官人等領兵牧附女真之時有本國定州叛  
民卓青龍津縣人趙暉似和州迤北之地迎降聞知  
金朝遼東咸州路附近瀋州有雙城縣因本國咸州  
稱雙城以趙暉為雙城總管卓青為千戶管轄人民  
至至正十六年間申達元朝將上項總管千戶等職  
革罷以和州迤北還屬本國至今除授州縣官員管  
轄人民由叛賊而侵削控大邦以復歸今欽見奉鐵  
嶺迤北迤東迤西元屬開元所管軍民仍屬遼東欽  
此鐵嶺之山距王京僅三百里公嶮之鎮限邊界非  
一二年其在先臣幸逢昭代職罔愆於侯度地既入  
於版圖還及微軀優蒙睿澤特下十行之詔俾同一  
視之仁伏望  
陛下度擴包容德敦撫綏遂使數州之地仍為下國





之疆臣謹當益咸再造之恩恒祝萬年之壽三月乙亥朔禍在壺串乘麒麟奉天等船恣為雜戲按劍辟左右獨坐舟中通宵不寐曰父王夜寢為人所弑吾甚戒之禍納崔瑩女為妃以尚衣進衣遲緩斬別監厚德府少尹元允海判事康義禍如崔瑩第遂與瑩宴於崔氏宮斬延安府使柳克恕宦者金實克恕林堅味之門客且聽李存性言潛逸實囚也封崔氏為甯妃立府曰甯惠又封中雅女為正妃王興女為善妃自李謹妃而下崔甯妃盧毅妃崔淑妃姜安妃申氏正妃道惠妃王善妃安賢妃及小海香燕雙飛七燕仙等三翁主諸殿供上之物甚夥常滿庫之布一月用三千九百匹諸倉庫俱竭乃預收三年貢物猶不足又加徵斂殺公山府院君李子松以子松嘗止崔瑩攻遼也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汴報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來至江界將立鐵嶺衛帝豫設本衛鎮撫等官皆至遼東自遼東至鐵嶺置七十站站置百戶禍自東江還馬上泣曰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使至於此遂徵八道精兵下令曰明日欲西幸臣僚宜皆著大元冠服我太祖及諸樞宰言大明使將至今西幸則民心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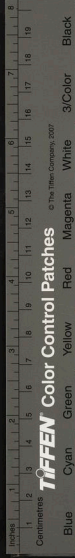


搢請待 大明使還禍從之國人皆喜時城中人編髮胡服者已多憲府以 大明使將至禁之禍如定妃殿 大明後軍都督府遣遼東百戶王得明來告立鐵嶺衛禍稱疾命百官郊迎判三司事李穡領百官詣王得明乞歸敷奏明日在

天子處分非我得專禡將出畋點群妓有一妓不及怒殺之禍如定妃殿遊行閤里夜至花園使唱胡歌宴樂王得明還庚子宥境內遂如西海道甯妃及崔瑩從之命門下贊成事禹玄寶留守京城發五部丁夫為兵名為西獵海州白沙軍實欲攻奄也禍從世子昌及定妃謹妃以下諸妃於漢陽山城是時全羅慶尚二道為倭寇巢穴東西北面方憂割地京畿交州楊廣三道困於修城西海平壤二道迎侯西獵加以徵兵八道騷然民失農業中外之怨甚於仁任林廉矣四月乙巳朔禍至鳳州初禍獨與瑩決策攻遼未敢顯然是日召瑩及我

太祖曰寡人欲攻遼陽卿等宜盡力

太祖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倭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禍頗然之



太祖退謂瑩曰明日宜以此言復啓瑩曰諾夜復入  
啓願毋納他言禍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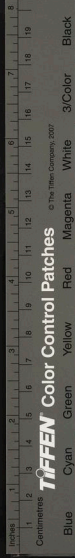
太祖曰業已興師不可中止

太祖復啓曰殿下必欲成大計宜駐駕西行秋出  
師禾穀被野大軍食足可鼓行而進矣今出師非時  
雖拔遼東一城雨水方降軍不得前却師老糧匱祇  
速禍耳禍曰卿不見李子松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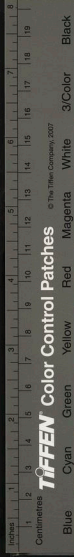
太祖對曰子松雖死美名垂於後世臣等雖生已失  
計矣何用哉禍不聽

太祖曰生民之禍自此始矣丁未禍次平壤督徵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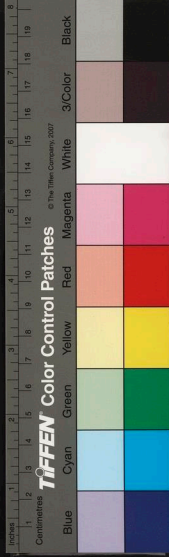
道兵作浮橋于鴨綠江使大護軍裴矩督之船運林  
廉等家財于西京欲充軍賞又發中外僧徒為兵抄  
京畿兵屯東西江以備倭加崔瑩八道都統使以昌  
城府院君曹敏修為左軍都統使以西京都元帥沈  
德符副元帥李茂楊廣道都元帥王安德副元帥李  
承源慶尚道上元帥朴葺金羅道副元帥崔雲海鷄  
林元帥慶儀安東元帥崔鄆助戰元帥崔公哲八道  
都統使助戰元帥趙希古安慶王賓屬焉以我  
太祖為右軍都統使以安州道都元帥鄭地上元帥



池湧奇副元帥皇甫琳東北面副元帥李彬江原道  
副元帥具成老助戰元帥尹虎裴克廉朴永忠李和  
李豆蘭金賞尹師德慶補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李  
元桂李乙珍金天莊屬馬左右軍共三萬八千八百  
三十人僱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四人馬二萬一千六  
百八十二匹遣右代言李種學行助兵六丁神醮禮  
命奉天船都元帥同知密直李先甫還開京西江以  
備倭禍如大同江陳百戲奏胡樂竟日有巡軍萬戶  
府知印矯禍命放命放卒十人斬以徇辛酉左右軍  
舟石浦至夕乃還飲諸元帥酒賜衣鎧弓鈔烏有差  
奏胡樂達曉壬戌左右軍發平壤衆號十萬禍如大  
同江張胡樂于浮碧樓自吹胡笛有圍人裸而洗馬  
于江禍見之以為慢我命斬之自是常至大同江樂  
而忘返乙丑停洪武年號令國人復胡服倭入椒島  
時京城丁壯皆從軍唯餘老弱每夜烽火屢舉京城  
單虛人情危懼莫保朝夕禍將出叟進一馬而斬之  
曰此馬數驚我也又道見亡卒二人即命斬之禍淫  
樂殺戮日甚戊辰太白晝見卒未遣文達漢金宗衍鄭  
承可宦者曹恂金完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將金銀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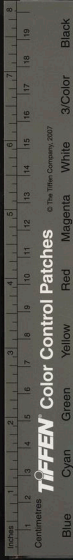


器至都鎮撫皆賜衣禍如大同江泛舟使奏胡樂禍  
自吹胡笛且為胡舞五月甲戌朔日食禍縱樂于大  
同江至夜乃還禍每出遊輒奏胡樂令倡優呈百戲  
崔瑩日領軍事出入吹笛君臣荒淫百姓怨咨全羅  
道按廉使柳亮報倭船八十餘艘來泊鎮浦寇旁近  
州郡禍遣上護軍陳汝宜于全羅楊廣道凡託疾不  
赴北征而令子弟奴隸代行者悉發禦倭其隱避者  
斷以軍法籍沒其產禍以宦者金剛少忤意斬之與  
甯妃如浮碧樓或射或擊毬欲殺圍人崔瑩請勿殺  
禍目左右遂斬之以倭寇寢盛遣元帥金立堅于漢  
陽以衛世子及諸妃庠辰左右軍渡鴨綠江屯威化  
島亡卒絡繹于道禍令所在斬之不能止禍如風月  
樓殺宦者大護軍金吉祥護軍金吉逢人莫知其故  
甲申泥城元帥洪仁桂江界元帥李蕤先入遼東境  
殺掠而還禍喜賜金項兒文綺絹禍夜殺宦者一人  
丙戌左右都統使上言臣等乘桴過鴨綠江前有大  
川因雨水漲第一灘漂溺者數百第二灘益深留屯  
洲中徒費糧餉自此至遼東城其間多有巨川似難  
利涉近日條錄不便事狀付都評議使司知印朴瀉



以聞未蒙俞允誠惶誠懼然當大事有可言者而不言是不忠也安敢避鈇鉞而嘿嘿乎以小事大保國之道我國家統三以來事大以勤玄陵於洪武二年服事大明其表云子孫萬世永為臣妾其誠至矣殿下繼志歲貢之物一依詔旨於是時特降

誥命賜玄陵之謚冊殿下之爵此宗社之福而殿下之盛德也今聞劉指揮領軍立衛之言使密直提學朴宜中奉表啟稟策其善也今不俟命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况今暑雨乍解甲重士馬具備驅而赴之堅城之下戰不可必勝攻不可必取當此之時糧餉不給進退維谷將何以處之伏惟殿下特命班師以答三韓之望禍與瑩不聽禍如大同江賜官寺細布有差以宦者金完為過涉察理使賫金帛馬匹分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元帥督令進兵軍中留完不遣楊廣道按廉田里馳報倭寇四十餘羈留兵單弱如蹈無人之境乃遣元帥都興金奏趙浚郭璇金宗衍等禦之令諸妃在漢陽者皆還開城乙未禍至成州溫泉作胡樂徹夜左右都統使遣人告崔瑩曰軍多餓死水深難以行軍請速許班師瑩不以為意



是日軍中訛言

太祖率麾下親兵向東北面已上馬矣軍中洶洶曹

敏修罔知所措單騎馳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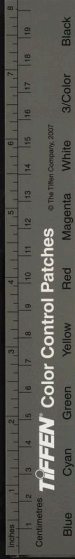
太祖涕泣曰公去吾濟安往

太祖曰予何去矣公勿如是遂諭諸將曰若犯上國之境獲罪

天子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予以逆順上書請還師王不省瑩又老耄不聽盍與卿等見王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乎諸將皆曰吾東方社稷安危公一身敢不惟命於是回軍渡鴨綠江

太祖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岸遲軍畢渡軍中望見相謂曰古今來世安有如此之人乎時霖潦數日水不漲帥既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没人皆神之時童謠有木子得國之語軍中無老少歌之丁酉漕轉使崔有慶以回軍奔告于禍是夜我

恭靖王與兄芳雨及李豆蘭子和尚上護軍柳龍生崔高時帖木兒自成州禍所奔于軍前道遇支應守令盡奪其馬以行禍日午猶未知戊戌禍聞大軍已至安州馳還夜至慈州泥城下令曰赴征諸將擅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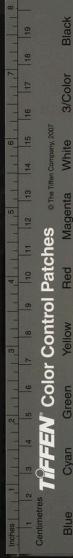


回車惟爾大小軍民盡心以禦必大加賞賚回軍諸將請急追之

太祖曰速行必戰多殺人矣每戒軍士汝輩若犯乘輿予不爾赦奪民一瓜亦當抵罪沿途射獵故緩師行已亥禍至平壤收貨寶至大同江夜至中和郡辛丑禍於道上聞諸軍已近從間道疾馳至岐灘詰朝還京入花園從者統五十餘騎自西京至京城從禍臣僚及人民以酒漿迎謁大軍者絡繹不絕瑩欲拒戰命百官以兵伏侍衛六月癸卯朔諸軍來屯近郊

高宗受命於此曰我受命於天

天子未嘗加兵於我之志今瑩為冢宰不念祖宗以來事大之意先舉大兵將犯上國盛夏動眾三韓失農倭奴乘虛深入為寇殺我人民播我府庫加以遷都漢陽中外騷然今不去瑩必覆宗社甲辰遣前密直副使陳平仲以書諭諸將曰受命出疆旣建節制稱兵向闕又犯綱常致此釁端良由眇末然君臣之大義實古今之通規卿好讀書豈不止此况復疆域受於祖宗豈可易以興人不知興兵拒之故我謀之於眾眾皆曰可今胡敢違雖指崔瑩為辭瑩之捍衛我躬卿等所知勤勞我家亦卿等所知教書到日毋





執迷毋吝改共保富貴以圖始終予寔望之不審卿  
等以為何如又遣僕長壽往軍前賜諸將酒欲知其  
意諸將進屯都門外東北面人民及女真之素不從  
軍者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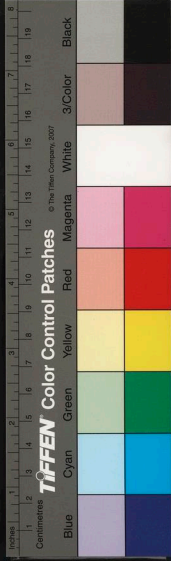
太祖曰軍爭奮相聚晝夜星奔而至者千餘人禍乃  
發府庫金募兵得數千餘人皆倉庫奴隸市井之徒  
微兵諸道入援聚車塞巷口分軍守四大門削敏修  
等官爵以崔瑩為門下左侍中禹玄寶右侍中宋光  
美贊成事安治評理禹洪壽司憲府大司憲鄭承可  
市曰執敏修等諸將者勿論官私奴隸大加爵賞已  
已哉

太祖屯崇仁門外山臺巖遣知門下事柳曼殊入自  
崇仁門左軍入自宣義門瑩逆戰皆却之曼殊切行  
太祖謂左右曰曼殊目大無光膽小人也往必北走  
果然時

太祖解鞍放馬及曼殊奔還左右以告

太祖不應堅卧帳中左右再三白之然後徐起進膳  
命鞭馬整兵將發有矮松在百步許

太祖欲十勝兆以一衆心遂射松株一矢立斷乃曰



再甚麼諸軍士皆賀鎮撫李彥出跪曰陪我  
令公往何處不可行乎

太祖由崇仁門入與左軍犄角而進守城之軍莫有  
拒者都人男女爭持酒漿迎勞軍士曳車開路老弱  
登城望之歡呼踴躍敏修建黑大旗至永義署橋為  
瑩軍所奔俄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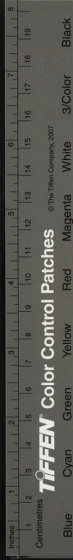
太祖建黃龍大旗由善竹橋登男山塵埃漲天鼓鞞  
震地瑩麾下安沼率精兵先據男山望旂奔潰瑩知  
勢窮奔還花園

花園數百重大呼請出瑩每征詩諸將不用螺

太祖於馬前吹螺故都人聞螺聲皆喜

太祖之軍已至矣禍與甯妃及瑩在八角殿瑩不肯  
出吹螺赤松安登牆吹螺一通諸軍一時毀垣闌入  
于庭郭忠輔等三四人直入殿索瑩禍執瑩手泣別  
再拜隨忠輔而出

太祖謂瑩曰若此事變非吾本心然非惟逆大義國  
家未甯人民勞困冤怨至天故不得已焉好去好去  
相對而泣遂流瑩于高峯縣李仁任嘗言曰李判三  
司須為國主瑩聞之甚怒而不敢言至是歎曰仁任



之言誠是矣光美治珪承可等逃匿而都統及三十六元帥詣闕拜謝還軍門外先是童謠曰西京城外火色安州城外烟光往來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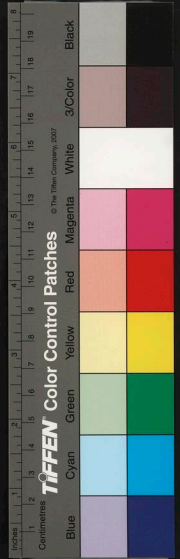
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丙午復行洪武年號襲大明衣冠禁胡服罷禹玄寶以曹敏修為左侍中我

太祖右侍中趙浚簽書密直司事兼大司憲諸將皆復職時大明聞禍舉兵將征之

帝欲親卜於宗廟方致齋及聞還軍即罷齋諸將入城會議興國寺罷諸道築城及徵兵執安治及鄭承

前知申事金若采之罪皆流遠州是夜禍與宦豎八十餘人環甲馳至我

太祖及曹敏修邊安烈之第以皆屯軍門外不在家故不得害而還己酉諸將會議崇仁門使李和趙仁璧沈德符王安德詣闕請悉出宮中兵伏鞍馬庫戍諸將請出甯妃禍曰若出此妃我當偕出於是諸元帥領兵守闕請禍如江華禍不得已乃出執鞭據鞍曰今日已暮矣左右俯伏泣下無應之者遂與甯妃及燕雙飛出會賓門向江華百官奉傳國寶置定妃殿



太祖欲擇立王氏後曹敏修念李仁任薦拔之恩欲  
立昌恐諸將違己以李穡為時名儒欲籍其言密問  
之穡曰當立前王之子辛亥敏修以定妃教立昌年  
九歲教曰恭惟我太祖肇一三韓列聖相承罔不事  
大以禮撫下以仁以保宗社人民四百餘年于茲矣  
我先恭愍王寅恭小心畏天敬祖任賢聽言以明政  
教其功先祖考至矣及遇

皇明灼知天命率先諸國奉表稱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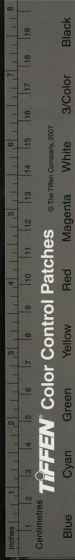
天子嘉之封以王爵賜以金章以為宗社生民之永  
賴不幸先王薨逝御父嗣位事大無下罔有所愆不  
圖為崔瑩所惑進鷹犬以導田獵教刑戮以逞威虐  
乃至興師動衆構釁中國幾為宗社生民之禍言之  
可為痛心幸賴祖宗陰隲之佑崔瑩黜退王亦悔過  
自遜其位以宗社之祀生民之命付之於卿厥責重  
矣咨爾世子夙興夜寐小心敬畏禮大臣尊師傳勤  
學好問從善納練母遠者德母邇頑童去聲色絕遊  
畋母嗜酒以亂神心毋聽讒以害忠良于以修己德  
予以立國政庶可以上不自負

天子下不負宗社有一不謹天命人心可不畏歟嗚  
呼為君不易懋敬之哉是日尊母謹妃李氏為王大



妃毅淑安正善德六妃甯善和惠兩翁主皆歸私第  
絕其供上流諸妃之父姜仁裕崔天裕崔天儉趙英  
吉申雅王興吳忠佐等于遠地以曹敏修為楊廣全  
羅慶尚西海交州道都統使我  
太祖為東北面朔方江陵道都統使朴宜中還自  
京師禮部咨日本部欽奉

聖旨高麗表曰鐵嶺人戶事祖宗以來其文和高定  
等州本隸高麗以王所言其地合隸高麗以理勢言  
之其數州之地曩為元統合隸遼東高麗所言未可  
輕信必待詳察然後已且高麗隔大海浪鷓綠始古  
自為聲教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蓋為能生釁端  
昔者逆臣弒君朕命絕交彼遣人請聽約束數番不  
允數請不已然後索歲貢以表誠方許交往彼雖貢  
歲幣連歲皆不如約未幾遣人訴難將前貢削去只  
許歲貢種馬五十匹決以諸色務純以此貢比前貢  
萬百分之一耳及其進也皆非奉上之物盡皆鴛鴦下  
之獸此侮之一也表稱謝恩以馬為禮及其至也皆  
爛斑雜色雖行商亦不以為用者此侮之二也時或  
遣人諂說溫台杭紹蘇之民密覘事勢致令發露侮  
之三也朕嘗諭諸來使毋作是姦休禁民生理聽民



水陸往來明白興販何事不成何機不得暗生姦詐  
誘引下民致彼誑賺金帛妄言事勢公然被小人之  
誣是其愚哉海之四也洪武二十年春朕以匹帛置  
遼左與高麗易馬伐胡彼陪臣等皆以駕來易以價  
較之本國一馬之價可得二三今二三馬價易一不  
堪駕焉終不為朕用海之五也噫高麗三面環海一  
面負山周數千里其中豈無賢智哉凡所交往此以  
誠交彼以詐合將以罷交彼卑辭若此之為朕不知  
其何心且朕觀累朝征伐高麗者漢伐四次為其數  
寇邊境故伐之魏伐二次為其陰懷二心與吳通好

故屠其所都晉伐一次為其侮慢無禮故焚其宮室  
俘男女五萬口奴之隋伐二次為其寇遼西闕蕃禮  
故討降之唐伐四次為其弑君并兄弟爭立故平其  
地置為九都督府遼伐四次為其弑君并反覆亂故  
故焚其宮室斬亂臣康兆等金伐一次為其殺使臣  
故屠其民元伐五次為其納逋逃殺使者及朝廷所  
置官故興師往討其王竄耽羅捕殺之原其釁端皆  
高麗自取之也非中國帝王好吞并而欲土地者也  
今鐵嶺之地王國有辭其耽羅之島昔元世祖牧馬  
之場今元子孫來歸甚眾朕必不絕元嗣措諸王於



島上戍兵數萬以衛之兩浙發糧以贍之以存元之  
後嗣使元子孫復優游於海中豈不然乎賜曹敏修  
及我

太祖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號

太祖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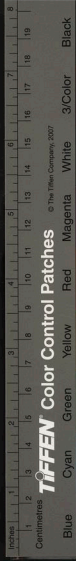
穆祖諱辭以張思吉為密直副使義州地接遼東往  
來相繼而思吉以土人代父侶為萬戶悉諳情勢特  
加褒獎以慰邊民誅死人等妻流外者皆許從便倭  
寇全州焚官解又寇金堤萬頃仁義等縣我

太祖以兵辟我下德以曾昆修為國師贊英為王師

昌下書曰冀惟我上王請命于太后諭予小子曰若  
稽我忠烈王忠宣王忠肅王三代故事傳位于汝子  
將就居江都以頤養汝其母逸遊毋驕傲親近忠良  
斥去儉佞遵守祖宗憲典以底于治惟予小子年方  
幼冲不堪負荷辭至再三不獲俞允乃告于宗廟越  
翌日辛亥遂即王位爰當更始之初宜布惟新之典  
二罪以下咸宥除之其崔瑩專擅國柄殺戮無辜妄  
興師旅獲罪上國見今申達 朝廷瑩及囚賤一干  
人等未敢輕宥於戲慎終于始敢忘警戒之心發政  
施仁庶致豐平之理七月己卯都堂以禍生日遣三



司左使趙仁瑩同知密直具成老于江華獻衣襪昌  
奉大妃李氏徙居壽寧宮即壽昌宮也避名改之倭  
陷光州命楊廣全羅慶高道都體察使皇甫珮楊廣  
道副元帥都興全羅道副元帥金宗衍慶高道副元  
帥具成老等救之日本使妙葩門西省探題源了俊  
遣人來獻方物歸被虜二百五十人仍求藏經鴨綠  
江迤西草賊寇義州青水口子遣門下贊成事禹仁  
烈政堂文學僕長壽如京師告禍遜位請昌襲封  
兼奏崔瑩興師攻遼之罪禍表曰臣在蒙幼先臣恭  
兵馬都統使崔瑩進鷹犬導田獵罷去書筵臣由是  
無所聞知近瑩因誅權臣林堅味等遂為門下侍中  
擅執軍國之柄恣行誅殺從更興師將攻遼陽諸將  
以為不可竊自念瑩之至此寔由臣致慚愧隕越無  
所逃罪況臣素嬰疾病國事且繁情願閑居頤養謹  
依臣高祖忠烈王距曾祖忠宣王諫祖忠肅王燾三  
代退位於子故事於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令  
臣男昌權行勻當伏望  
陛下恕臣妾作諒臣愚衷俾臣男昌獲霑恩命襲臣  
名爵不勝幸甚長壽帶領崔瑩所拘李思敬等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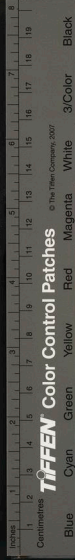
流敏修于昌甯八月以李穡為門下侍中我

太祖守侍中開書筵以李穡領書筵事門下評理鄭  
夢周知書筵事左代言權近左副代言柳瑛成均大  
司成鄭道傳並充書筵侍讀又令司憲府重房史官  
各一人更日入侍密直李光甫本市井無賴人也禍  
樂遊東江遊戲忘返老甫逢迎所欲必中禍大悅朝  
夕不離側至是下獄杖死都評議使司議定田制左  
司議大夫李行等上疏曰名器國家所以養賢而待  
士也設官分職自有定制銓擢擢用已有成效故必  
之門窮鄉晚進當途少年恥不若人則藉蒼赤以賂  
之用田宅以賄之又求珍玩以充之餉犬馬以足之  
相勝以力相高以言得指點批教未下而某為某官  
道路喧傳名分混淆祖宗崇賢重祿之意安在近來  
添設之多車不勝載田翁樵子亦賤之若泥沙然由  
是士無忘軀犯顏之節兵乏徇義守死之心乞殿下  
清淨為心以公滅私當注擬遷擢之際恐有或惡德  
私昵之及與一二大臣考其功績察其德行然後授  
之則便佞阿諛之徒無所容其足矣且添設勢在不  
得已而用之除軍功外一皆禁斷百僚皆有職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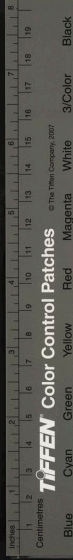
無職事者一皆汰去義成德泉諸倉庫錢穀所在乞  
依豐儲料物例復設使副丞注簿至如省府察院殿  
下所與共理天職者不可不慎簡也宜遵祖宗成規  
以新一代之理昌下都評議使司司憲府請禁奔競  
戊申以昌生日放囚趙英吉中雅姜仁裕吳忠佐及  
曹敏修鄭熙啟安柱許濟孫光裕梁灝亦皆放歸田  
里給毅淑德安善五妃米月三十石以倭寇大熾遣  
慈惠府尹曹參容直副使崔七夕張思吉和甯尹鄭  
曜禦之倭寇巨濟鎮撫韓元哲獲一艘斬十八級評  
陟使楊廣道政堂文學成石璘慶高道前平壤尹張  
夏全羅道前密直副使崔有慶交州江陵道前密直  
商議金士衡西海道密直提學趙云化皆用臺諫之  
薦令各舉副使判官改量土田下書曰予以幼冲叨  
居臣民之上任大責重惟不克負荷是懼輔臣憲臣  
交章以為近權 用事好惡由己賞罰無章有功不  
賞有罪不罰法毀弊生民受其害宜分遣大臣巡行  
方鎮州郡以申黜陟予聞是言良用惕然命卿等為  
諸道都統察黜陟使授鉞以遣嗚呼賞罰國家之大  
柄所以勸有功懲有罪也凡大小軍民官苟能禦寇

里尹完李竟權用出免及諸道安廉使為都觀察



制勝施惠安民戎功政跡最殊者在所當勸具狀以  
聞其或失律表師望敵畏避州郡陷沒不及赴救者  
贓污不法慢惰不任方命虐民者在所當懲兩府以  
上監禁聽候奉朔以下以其所犯輕重直斷之卿等  
之行猶予親往當體至懷敬哉倭寇連山縣開秦寺  
又寇清州儒城鎮岑都堂以秋夕遣知密直李彬等  
獻禍衣樹酒果倭寇樂安郡高興豐安等縣屠燒民  
戶又寇晉州牧使李墳戰死以我

太祖都摠中外諸軍事以陸麗為東北面元帥鄭曜  
五級倭寇沃州黃澗永同等縣九月遣王安德享禍  
于江華安德言將遷王于驪興禍喜賜安德馬一匹  
都堂獻禍衣服鞍馬給侍女內豎宦者冬衣禍自江  
華遷驪興郡以其郡兵宿衛收稅供奉遣三司左使  
趙仁璧贊成事池湧奇同知密直禹洪壽密直副使  
柳濬等享禍于通津以軍器少尹高鳳禮為濬川畜  
馬兼安撫別監遣之己丑雨雹雉集壽甯宮設金經  
道場以禳之遣門下評理徐鈞衡密直副使俞光祐  
如京師賀平定胡人獲寶璽表曰天戈攸指聖謨  
如神寶玉是俘胡種是屈懽均萬姓功冠百王欽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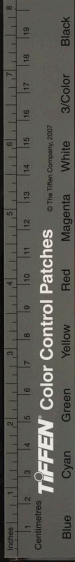


陛下性稟剛明資兼勇智聲教同朔南之被車書臻  
混一之期蕞爾虜酋阻于荒裔方聞師旅之出討已  
見部落之來投景命惟新貞符益永伏念臣生遭熙  
運權守弊封告厥成功莫詣駿奔之列矢其文德聊  
申虎拜之詞十月以李穡我

太祖及文達漢安宗源兼判尚瑞寺事右副代言李  
行兼尚瑞尹大成李至兼尚瑞少尹趙浚知門下  
府事兼大司憲取及第李致等遣門下侍中李穡簽  
書密直司事李崇仁同知密直金士安如京師賀  
事大綏遠在于置監茲殫卑忱庸瀆聰明竊惟小邑  
邈處邊陲雖蒙聲教之漸高昧禮義之習冀王官之  
來蒞惟聖化之是宣伏望

陛下度擴兼容仁推一視命設吏員俾安要荒臣謹  
當守候度以罔愆祝皇岭於有永請入學表曰帝王  
作人以隆至治子弟入學是慕華風仰瀆高明俯增  
兢惕竊念臣祖恭愍王臣顯於洪武五年間上表請  
子弟入學欽蒙俞允先祖奄辭於昭代生徒未赴於  
上庠伏望

陛下諒臣向化之誠許臣繼先之志遂令蒙幼之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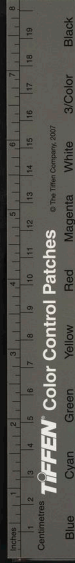


得齒後秀之倫臣謹當獲雷一視之仁永祝萬年之  
壽十一月趙英吉潛入京獲之仗百復流于順天丙  
戌大霧倭寇求禮等處以金衍宗為元帥遣容直使  
姜淮伯副使李芳雨如京師請朝見表曰禮莫重  
於朝覲心用切於籲呼惟先臣恭愍之時值中國聖  
神之作奉表內附稱臣東藩第在遐陬仍遭多故雖  
勤歲時之進貢尚阻天日之親瞻以臣之微承父之  
命茲權署於小邑當述職於帝庭伏望

陛下度擴兼容仁推一視遂令孱質獲覩耿光臣謹

當參萬國之會司祝一人之當李兼官上疏劾如恭

直李茂李彬曰往者趙英吉擅離貶所潛入京城其  
跡詭秘事涉可疑英吉之來也茂彬等悉知其情不  
即具聞罪固不細矣猶握重任在于左右使人情洶  
洶若不早除安危之勢未可必也宜付憲司痛行推  
鞠以安反側疏上止罷其職又上疏曰茂彬黨於姦  
臣李仁任位至宰相頗張威福以氣陵人幸蒙聖慈  
以保其位誠宜小心翼翼以補維新之政乃與英吉  
反側之謀茂借馬招致彬比隣相從圖濟姦謀罪莫  
大焉止令罷職為惡者無所懲艾乞令憲司收其職  
牒嚴加鞠問乃流茂于谷州彬于安邊十二月憲司



以惠慎定賢四妃俱非正嫡請依忠惠王慶妃故事  
寵供上給歲祿

帝遣前元院使喜山大卿金麗普化等來求馬及闍  
人喜山等皆我國人也禮畢下庭稽首四拜昌立受  
之喜山等又傳

聖旨云征北歸順來的達達親王等八十餘戶都要  
教他耽羅住去恁去高麗說教差人那里淨便去處  
處打落房兒了一回來回報於是遣典理判書李希  
椿于濟州修葺新舊可居房舍八十五所崔瑩元年

正月憲文春秋館校寺上言藝文掌詞命春秋掌

記事校掌祀典而修祝文此三者皆重事也是以先

王置官禁中仍號禁內而今館寺在外非先王設官

之意也願自今以史翰二人典校一人正字一人入

直于內以從舊制從之二月遣同知密直司事尹師

德如京師奏誅崔瑩尚道元帥朴歲擊對馬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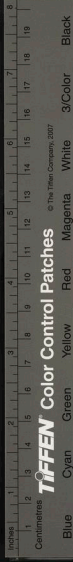
三月憲府劾閔中理嘗為晉州牧使奔父喪載魚肉

以行又託媵父李穡除版圖判書不待起復之命視

事受祿流之初憲府不署中理告身持平金瞻私署

與之又有富商女殺孕婦瞻故脫其罪及瞻赴衙糾

正等不廷迎憲府李仁任黨李養中金子忠壓良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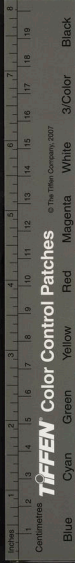


賤削職流之丁亥姜淮伯等還自京師禮部奉

聖旨回咨曰高麗限山負海風殊俗異雖與中國相通離合不常今臣子逐其父立其子請欲來朝蓋為彝倫大壞君道專無不肖子逆夫彰諭使者歸童子不必來朝立亦在彼廢亦在彼中國不與干史官崔蠲等上書曰史官之任君上之言行政事百官之是非得失皆得直書以示後世而垂勸戒故自古有國家者莫不以史職為重是以本朝設藝文春秋館選有文行者八人同任史翰之職又置兼官以領之所以重其任也近年以來史翰及而為二兼官亦不能供職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員少秩卑故九重之事廟堂之議至於關得失垂勸戒者皆不能備記實非國家置史之本意也願自今以史翰八人同其職任任各修史草二本秩滿當遷一納于館一藏于家以備後考兼官充修撰以下各據聞見錄為史草悉送史館又本館直牒京外大小衙門凡所施為之事一報官以憑記錄永為恒式四月李穡等還自京

師

宣諭聖旨我這裏有幾箇孩兒恁高麗有根脚好人  
家女孩兒與將來教做親已已隕霜全州元帥陳乙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瑞獻倭捷昌賜帛馬匹以旱宥五月憲府以前判司  
表營壓異母弟為賤劾論之乙亥雨雹六月遣門下  
評理尹承順簽書密直司事權近如京師請親朝  
且稟處女事以沈德符判三司事安宗源門下胥成  
事鄭夢周藝文館大提學丁令孫李舒源並密直副  
使遣安宗源如京師賀  
聖節密直使皇甫琳賀千秋節慮囚宥二罪以下京  
畿沿海節制使朴子安與倭戰擒斬三十餘級七月  
判慈惠府事卒於酉以禍生放輕繫我

太祖與判三司事沈德符判開城府事裴克廉門下

評理鄭地等享禍于黃驪府前判事金一貴妻與典  
獄鑠匠金都赤通憲府劾論之憲府以前知永州事  
李斯芳阿林堅味意認良為賤劾流順天倭寇咸陽  
晋州節度使金賞往救之與戰敗北官軍不救賞弃  
馬走腸爛而死遣體覆別監李雍鞠之以副鎮撫河  
致東陪吏波豆等常不救李疇之死今又不救斬之  
都鎮撫河就等十三人各杖一百全羅道都節制使  
金宗衍獻倭捷以李穡判門下府事李琳門下侍中  
洪永通領三司事八月典農副正金摯上書請禁金  
銀帶以從儉約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王之奉表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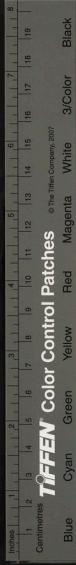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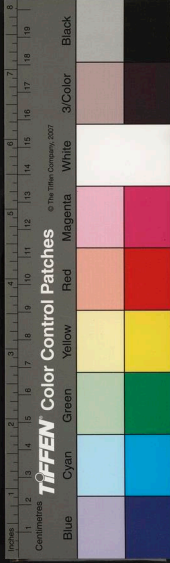
臣歸我被倭賊虜掠人口獻方物硫黃三百斤蘇木  
六百斤胡椒三百斤甲二十部初全羅道都觀察使  
報琉球國王聞我國伐對馬闕遣使到順天府都堂  
以前代所不來難其接待昌曰遠人來貢待之薄則  
無乃不可乎使之入京慰送可也以前判司陳貴為  
迎接使壬寅以昌生日宥二罪以下始置義倉昌所  
琉球國所獻蘇木胡椒將用諸宮中內府寺事柳伯  
濡諫曰首忠肅王置醢笮宮中史書之傳之為笑不  
從以鄭地為揚廣全羅慶尚道都節制體察使兼摠  
招討營田善成事遣典客令允厚副令金仁用報  
聘于琉球國荅書曰高麗權署國事王昌端甫復書  
琉球國中山王殿下我國與貴國隔海萬里未嘗往  
來竊聞芳譽景慕久矣今者專使辱使副以嘉貺仍  
將本國被虜人口送還感喜之情難以言盡但以館  
待來使不克如禮良可慊然今差典客令金允厚等  
聊致菲儀幸照亮來書云被虜人口來年皆許回鄉  
益增感喜乞於允厚等回副送令其父子妻子完聚  
幸甚禮物鞍子二銀鉉匙筋各二銀盞盃各一黑麻  
布二十匹虎皮二領豹皮一領滿花席四張箭一百  
枚畫屏一副畫簇一雙司宰副令文允慶蒸其父妾



又盜官物法司劾奏絞允慶及婁以徇于市九月昌  
將親朝以領三司事洪永通判門下府事李穡三司  
事沈德符門下評理俱長壽厚德府尹李種學為從  
行官既而昌母憫其年幼言於都堂寢其行鷄林兵  
馬節制使朴可實擊獻捷給田都監啟分掌宗室諸  
君於宗簿司文班於典理司武班於軍簿司前銜各  
品於開城府令擇其可受科田者以憑考核命李穡  
李琳及我

太祖劍履上殿發拜不名各賜銀五十兩彩緞十匹  
馬一匹從鄭夢周之請也下教曰尊師重傅所以為

斯道崇德報功所以勸將來冀惟我列廟在位時則  
有若侍中貞肅公趙仁規功在社稷德在生民特令  
鈿履上殿發拜不名事載國史予甚慕焉韓山府院  
君早遊中原高捷制科學通天人識貫今古事我先  
祖恭愍王大為所重從容啟沃協贊政機潤色討論  
顯揚國美至使人知濂洛之學俗變邠魯之風實卿  
之力及至上王起卿視事屢以疾辭然而國家大計  
必就而咨裨益宏多自我在東宮之日以踐阼之初  
訓誨彌亮厥功尤著是用陞之左揆倚以仰成自崔  
瑩構逆之後人心虞疑卿以六十之年疾病之餘慨



然自請肩輿就道入覲

天子奏對詳明

天子嘉納上下之情以通宗社之計以定比之先正  
益有光焉門下侍中李琳自先世為國重臣積德之  
久寔生聖賢配我上王以助內理予在襁褓而多疾  
病卿乃盡心保佑式至于今日臨御有眾功莫大焉  
夫以元舅之親居冢宰之位非予私之實公論所歸  
也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以文武之畧將帥之才遇知先祖建事上王

入秦鼎鉉出將戎兵自己亥用兵以來三十年間大

小幾戰所至必捷其大焉者辛丑闖賊犯京國家播

遷卿佐大將克殲兇醜以復京都胡人納哈出犯我

東北鄙諸將敗走乘勝奄至高州之境卿卷甲兼行

逐出疆外癸卯庶孽德興君舉兵入西部卿卒輕騎

挫其銳鋒丁巳倭寇海州諸將奔潰卿獨身先士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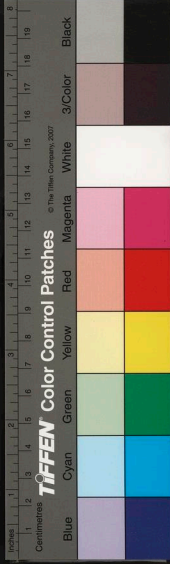
擊之幾盡庫申倭自鎮浦下岸橫行揚廣慶尚全羅

之境焚蕩郡邑殺掠士女三道駭然元帥裴彥朴修

敬皆敗死國家憂之遣卿及九元帥諸將逗遛不進

卿獨奮然率其麾下鏖戰引月之驛捕獲無遺民賴

以安其行師也動遵紀律秋毫無犯軍畏其威民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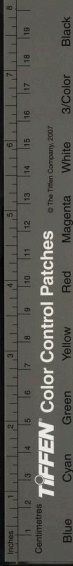
其德雖古名將無以加焉卿之豐功偉烈在人耳目者赫赫如此而不自矜伐歎退託國人益以倚重及崔瑩妄興師旅以圖猾夏禍在朝夕在朝之臣畏瑩之威無敢言者卿以宗社生靈之大計請命上王執退崔瑩事大益虔再安社稷予寔嘉之處以端揆仍摠軍政卿性行淑均局量寬洪讀書不倦事必師古置書筵勸我進學開言路教我從諫遣大臣黜陟守令而民生安選用將扞禦要害而邊警息用人材則搜揚茂異施政教則振起紀綱正經界而均田法禁奔競而美士風臣敢不建朝在中興之理祈謂止眾之臣也載惟幼冲荷此艱大若涉淵水苟非師傅之訓誨元舅之保佑元勳之匡救曷其能濟其令卿等鈿履上殿簪拜不名宥十罪以及子孫於戲卿其祇服休命益勵忠誠以勗我冲人追配于先王卿其永有辭於後世張夏成石璘為門下評理趙云佗金玉衡崔有慶同知密直司事權鑄密直提學閔霽開城尹李行知申事李懃左副代言吳思忠南在左右司議趙璞門下舍人權湛司憲掌令金爾音崔士威持平取及第金汝知等尹承順權近還自京師禮部奉



聖旨移咨都評議使司曰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八  
日本部尚書李原明等官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高麗國中多事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為皆非  
良謀君位自王氏被弑絕嗣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  
亦非三韓世守之良法古有弑君之賊有君惡貫盈  
凡弑君雖者在亂臣賊子亦有發政施仁以回天意  
以安有象今高麗陪臣等陰謀疊詐至今未甯設使  
以逆得之以逆守之可乎若以逆為常則逆臣繼踵  
而事之皆首逆者教之又何怨哉禮部移文前去童  
子不必赴京果有賢知陪臣在位定君臣之分於上

造安民之計於國雖數十歲不朝亦何患哉連歲來  
朝又何厭哉又命勿送處士憲府以前知春州府徐  
彥盜用官物請鞫問從之十月丙申霧丁酉大雨震  
電庫子雷電丙午霧典法司劾判密直司事吳仲華  
為官馬色提調將官馬輕價自賣至五六匹且謗訟  
法官罷其職諫官請書筵除宦官入侍不從遣門下  
賫成事裴克廉密直副使朴經如京師賀正癸丑  
霧三日永甯君瑜卒甲子霧舊例登第者雖忝上皆  
分三館如中事李行聽李種學之請以新及第文裴  
為內侍城上員金汝知安純安允宜金後柳漢姜淮



季並不分館皆勢家子弟也十一月全羅道節制使  
朴子安擊倭獻捷俘己已霧甲戌地震乙亥雷前大  
護軍金佺前副令鄭得厚浴往黃驪謁見禍佺瑩甥  
也瑩曰久頗用事得厚亦瑩族黨禍泣謂曰不堪  
鬱鬱久居此斂手就死但得一力士害

李侍中吾志可濟也吾素善禮儀判書郭忠輔汝往  
見圖之仍遺一釵于忠輔曰今入闈日可舉事事成  
妻以妃妹富貴共之佺來告忠輔忠輔陽諾奔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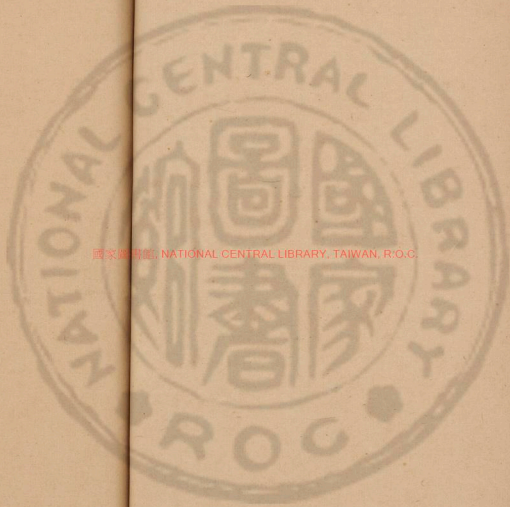
太祖戊寅入關小會

太祖在邠不與會佺得厚交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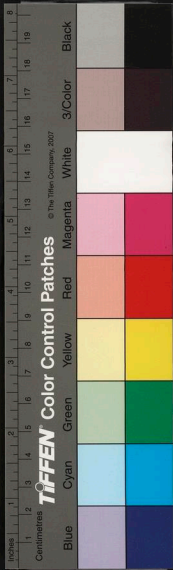
太祖邸為門容所執得厚自刎死囚佺巡軍獄與臺  
諫雜治辭連前判書趙方興并下獄佺曰邊安烈李  
琳禹玄寶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共謀迎驪興王為  
內應於是遷禍於江陵放昌於江華廢為庶人十二  
月恭讓王遣政堂文學徐鈞衡誅禍藝文館大提學  
柳珣誅昌甯妃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  
十餘日不食日夜哭泣夜必抱禍屍而宿得粒輒精  
舂供奠時人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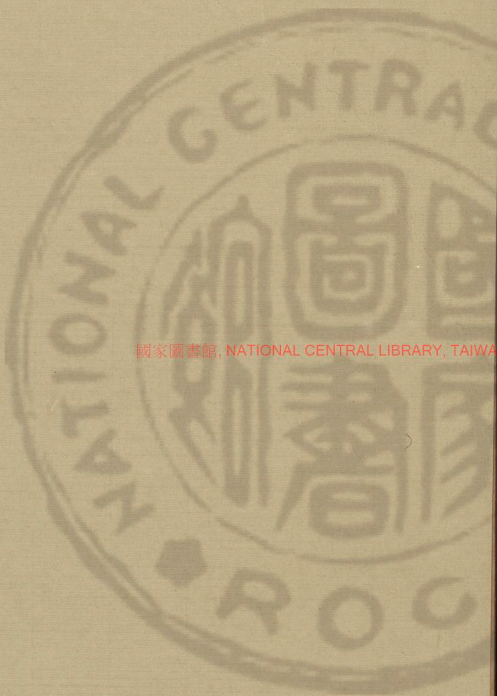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